

基于脾胃理论探析 刘完素与赵献可的寒温之辨*

杨振弢, 许峰巍, 彭莹莹, 孟静岩**

(天津中医药大学 天津 300193)

摘要:作为中医学发展的重要基石,寒温理论的不同认识,催生了诸多中医学术之争鸣,而寒凉与温补两派持续了近千年的辩论,则尤显十分突出。两派代表刘完素与赵献可二位医家对此的分歧,特别是在脾胃理论方面,便存在着诸多矛盾,同时亦蕴含不少潜在共鸣。这为进一步阐释两派学术思想,挖掘中医学理论,提供了方便且值得深入的研究途径。故本文试图通过分别比较二位医家基于脾胃的寒温认识,来研究探讨此中争鸣的原因、内涵、启示等内容,从而为管窥两派思想特点,乃至中医学术发展动力,或可作出一定揭示及参考。

关键词:寒温 脾胃 刘完素 赵献可

doi:10.11842/wst.2019.03.023

中图分类号:R229

文献标识码:A

关于寒温的中医理论,可谓涉及了理法方药诸多方面,内容十分丰富,是中医学发展的重要基石^[1]。历代医家对之具有众多的阐释,而此又产生了诸多中医学术之争鸣,其中就以伤寒学派与温病学派的认知尤为显著,后者更以卫气营血、三焦辨证等纲领的建立,形成了寒温并立的外感病学科,为今天研究外感,融汇寒温,发展中医,提供了重要的阶梯^[2]。所以同样对于内伤杂病类的理解,寒凉学派与温补学派的分歧亦不容忽视,其中刘完素与赵献可两位医家,对于寒与温的认识便多有矛盾,故对之进行探讨亦有之深刻的意义^[3]。脾胃为藏象理论的重要组成,是中医典籍著作中,所常为之探讨的理论,同时亦是刘、赵两位医家学术中,寒温矛盾的焦点之一。因此,以之作为出发,或能够管窥一二,故本文试以脾胃相关理论为基础,比较两位医家的寒温认识。

1 刘完素

1.1 脾胃为身之本

刘氏颇重脾胃的生理功能,认为其是人体健康的

保障,指出“土为万物之母,故胃为一身之本”^[4](《素问玄机原病式·热类》)。刘氏之所以强调脾胃,主要在于人之“动物神机”,根本是须中土脾胃运化功能的正常发挥,即饮食入于胃中,脾通过其生理的作用,而使之化为人体所需之精气血津液,由是人之脏腑、经络、四肢、百骸,均禀受于脾胃,赖之营养濡润。

1.2 脾本湿需濡润

刘氏强调本气于脏腑经络的作用,指出六气寒暑燥湿风火,应于十二经络脏腑,各自本气之兴衰,是本脏生理运行的重要调节,即本气可补之本脏,相反之气则可泄之。脾胃之本气,以湿气应之,故“脾本湿,虚则燥”(《三消论》)。刘氏主张湿气之性,可补中土脾胃,此象法自然,喻土为万物之母,有赖水湿之润,万物方可扎根生长,若土无湿而干,则万物之根不润而衰,联系到人体,即“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受气皆在于脾胃,土湿润而已”。刘氏在脾需本气湿润的基础上,同时指出“水土合德”的意义,即“万物根于地,是故水土湿寒”,肾水之本寒,与脾土之本湿,合而则有滋于人体,而非寒湿者,只若邪为害。

1.3 火热生湿伤脾

“火热论”是刘氏的学术根基,其据此亦提出了“凡

收稿日期:2019-01-14

修回日期:2019-02-13

* 国家科技部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2013CB531701):古代文献“脾主运化、统血”等脾脏象理论研究,负责人:孟静岩。

** 通讯作者:孟静岩,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医基础理论教学与研究。

病湿者,多自热生”的观点,言湿病大抵本不自生,乃是由于“大热怫郁”之故,造成了水液不得宣通,而致水湿停滞,形成了诸等湿病。同时,由于湿为脾胃之本气,火旺则使脾之本气,自甚而难自制,故火旺所化之湿,盛则伤之脾胃,而非养矣。如水肿之患,刘氏便驳斥了前人往往强调“脾虚不制肾水”致水气妄行的病机,认为此病主要在心火实热,而热能生湿,使脾之本气自甚所致。因此,对之治疗,刘氏主张“以辛散结,而苦燥湿,以寒除热,而随其利,湿去结散,热退气和而已”(《素问玄机原病式·热类》)。

1.4 不宜妄用温补

刘氏明确脾胃不宜妄用温补,并警示“后之医者,欲以燥热之剂,以养脾胃,滋土之气,不亦舛乎”(《三消论》)。即使脾胃之病因,为寒邪侵袭,亦当以谨慎辨证,刘氏据“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5](《素问·热论》)之论,尤为重视阳气怫郁的作用,如内伤冷食,当为病寒者,或寒热夹击,但肠胃阳气怫郁,便易多化为热病。因此,择温热之药,治疗脾胃之病,刘氏认为此多属解表之义,仅适合初病未化热之时,是使肠胃结滞开通,辛温得散而和。相反,若病久化热,则不宜温,应以寒药下之,后以凉药调之,方可使脾升胃降,结散热祛。另则,刘氏又指出温属春木,正克于湿土,故温宜养肝,若以温补,则合肝木之本气,而木旺又常易侮土,所以温脾之法与湿土之性相悖,故治疗脾胃疾病,刘氏往往以泄热为关键,取寒凉滋润为方向。

1.5 脾胃以平为期

刘氏虽强调土赖本气,需湿性以助运化之功,故治宜泻热,不可妄用温补,但《素问玄机原病式》开篇又明释“诸湿肿满,皆属脾土”,言湿气太过,则积蓄不散,使传化失常,可导致积饮、中满、痞满、霍乱吐下等证。可见,脾胃之病,总与湿相关,即非湿化不足,便是湿之有余,均为不及与太过之患。因此,刘氏形象地将之描述如“水湿过与不及,犹地之旱涝也”,因此对于脾胃与其本气之湿的关系,刘氏主张在“补泻泻阳,除热润燥”的基础上,使脾有湿而不能过湿,此关键在于土气其平,才是补脾胃中土的根本所在。如是在治法上,刘氏将守脾胃之本气,与燥过盛之湿统一起来,并命之“夫补泻脾胃之本者,燥其湿则为泻,润其燥则为补”(《素问玄机原病式·火类》),即使补泻相宜,燥湿相济,脾胃以平为期。

1.6 选方用药特点

刘氏倡火热之理,故选方用药,善施寒凉之品,如

黄芩、黄连、石膏等均多用之。如消渴,刘氏便认为病机以燥热为主,宜泻心火阳热之实,补肾水阴寒之虚,祛胃肠之热结,以济人身之津液,并以猪肚丸治疗中消,方用猪肚、黄连、瓜蒌、麦冬、知母,清热泻火,养阴生津,体现了泻火润燥,养脾胃之本气的证治思路。刘氏并非不重温热,相反便有不少后世医家,称之为温补大家,其未受寒凉清热思想的桎梏,特别是在脾胃病的治疗中,更体现了其寒凉润燥为补,温热燥湿为泻的病特点。如刘氏常予寒凉药物之时,便多佐以生姜、肉桂、人参、甘草等甘温之品,防寒凉过偏,损伤人体之阳,亦能补于脾胃之本气。方若加减茯苓汤,治疗“胃疸积热”,该病为总以湿热为邪,胃气受之上冲而患,所以刘氏用白术、官桂、陈皮、半夏等温热之药燥泻其湿,以助石膏、桑白皮、泽泻、赤芍等寒凉之品清热润补,守中土之本气,得所谓补泻之相宜。

2 赵献可

2.1 脾赖命门之养

作为赵氏最为重要的学术思想之一,命门理论对于《内经》中“心为君主之官”的传统认识进行了商榷。赵氏认为君主之官非心,而在于命门,心与它脏无异,均为平等之十二官,故关于脾胃的地位,其亦主张在命门之下,并无突出的功能与作用。就命门的认识,同样赵氏亦否认《难经》^[6]中“左肾右命门”的观点,而是取《内经》“七节之旁,中有小心”(《素问·刺禁论》)之论,并且言之为先天,且无形无物,只强名谓之命门,乃是“真君真主”,而它脏则均属于后天的范畴,须赖之滋养,方能够发挥各自的生理功能,所以“脾胃无此,则不能蒸腐水谷”^[7](《医贯·内经十二官论》)。

2.2 补脾不如补肾

关于脾胃的认识,赵氏虽亦言“五脏六腑之精,皆禀受于脾土”,但更指出脾胃所化之精,乃是“饮食所化之精,非天一之元精也”(《医贯·先天要论》),同时对于世颂“脾胃为一身之主”之论,又说明是由于不知“坤土是离火所生。而艮土又属坎水所生耶”(《医贯·内经十二官论》)造成的,而此均为后天之变化,如走马灯般,须中间先天之火才能圆行,故亦是“后天脾土,非得先天之气不行”(《医贯·后天要论》)。因此,命门是人身之根本,补先天是治病之法门,但是相较于理论,赵氏并未再次提出全新的方药作为对应,而是借助于命门“以肾为宫”的关系,为“同气相求,斯易以入也”,所以其所主张的补之先天,则是有赖于补肾,而脾胃又须

先天之气,故赵氏有谓“补脾不如补肾”(《医贯·后天要论》)。

2.3 火生土补脾胃

赵氏崇阳补火,对于脾胃之治,同是强调补火生土的作用,而此更是基于其对命门之火的认识。赵氏认为命门为君火,右有一窍为三焦相火,禀君火行事,左有一窍乃真阴真水,而此先天之水火相互滋养,而非后天五行火为水克之理,故与后天有形之心火、肾水不可同论,且此等后天有形之物,皆须有先天无形之水火相配。赵氏又特别指出,命门虽水火同俱,但总以火为要,谓“火乃人身之至宝”,故无论养生、治病,均要以养此火为关键,所以若日用寒凉,则直灭此火。因此,脾胃赖先天水火相配,且更有火能生土之妙用,故中土脾胃之治,赵氏则直指“若夫土者,随火寄生,即当随火而补”(《医贯·玄元肤论》),并且又说明了胃属阳明,以少阴心火为补,方选归脾汤,而脾属太阴,以少阳相火为补,方选八味丸。

2.4 脾胃炉中之火

赵氏强调火与人体的关系莫大,遂又将火分为种种不同,且以此说明养与治之法。其中,赵氏指出脾胃应属炉中之火,须“频加煤炭”,以热温养其火,方可使其运化存而续之,但若“一经寒水,便成死灰”,则其蒸腐水谷之能无以发挥,故“论脾胃之火,必须温养,始禁用寒凉”(《医贯·绛雪丹书》)。若脾胃有火热之象,赵氏则认为此多属于龙雷之火蒸郁脾胃,宜采取甘温除热之法,莫不可以寒凉直折,其火得雨而益炽,只可以阳治阳,施辛热之品引火归原,龙归于大海,而火热自退。另一方面,赵氏虽提倡以温补脾胃,但亦注重水火不可偏盛,如针对外感之火,为客气侵袭脾胃,主气未伤之时,可“暂以苦寒一用,中病即止”(《医贯·玄元肤论》)。再者,赵氏又指出“火盛则脾胃燥,水盛则脾胃湿”,故宜使之水火得平,只是“脾胃能化物,实由于水火二气,非脾所能也”(《医贯·后天要论》),所以又应以先天之水火相平为准,火盛则以水配之,水盛则以火配之,是谓“益火之源”、“壮水之主”。

2.5 选方用药特点

赵氏强调命门重视温补,所以在治疗相关脾胃之疾,亦多由此出发,往往通过补命火来温脾胃,即先固先天之本,再调治后天脾胃。如其在治疗痰湿过程中,便指出其病本并非多在脾虚,而在于肾虚,故宜先予六味丸或八味丸,借肾乃使先天之水火得固,后再予四君子或六君子,补脾以制水,为事半功倍之法。再有,在

用药配伍方面,赵氏注重归经不乱,其认为所治之脏,选药宜均入本脏之经,不宜存有它经之品,扰动所调之方向。如治疗脾胃之时,不宜杂以肾经之药,若四君子汤,人参、白术、茯苓、甘草便均是脾经之药,否则力不专效不纯,恐难达良效。

3 讨论

3.1 争鸣之因与义

刘完素与赵献可二位医家的寒温思想,首先与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内伤杂病的寒温对峙,可以说起于《局方》偏温,当世医者守之以为本,而常不思辨证,如丹溪便谓之:“《和剂局方》之为书也……自宋迄今,官府守之以为法,医门传之以为业,病者恃之以立命,世人习之以成俗”^[8](《局方发挥》)。以刘完素代表的寒凉学派,正是由此发端,但随后寒凉思想不断阐扬,又造成了“今天下喜用寒凉,畏投温热”^[9]的问题(《医宗必读》),从而孕育了温补学派的发展,所以两派名医均是在不断地纠正医风的过“寒”与过“热”之弊。所谓“偏论即至论”(《随园诗话》),对立的双方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往往会带有某种程度的偏颇,故常有以偏纠偏而致偏的现象。但是寒温的矛盾不断接踵而至,并非只是寒温主导的更迭,更不一定意味正误之分,相反其中的差别,甚至是对立,更能补充了中医学理论,推动学术的发展与进步。

3.2 分歧源于角度

回归具体的寒温认识,刘、赵二位医家明显存在着较大的分歧,特别是就脾胃相关的理论,亦尤为表现突出。刘氏十分重视脾胃,从运化、滋养等方面强调了脾胃功能的重要意义,并从本气的认识说明脾需湿润的作用,主张治疗不宜妄加温补。相对赵氏的理论,则有之较大不同,认为脾胃与其他诸脏一般,均为先天命门之从属,赖命火滋养,且为炉中火,须频加煤炭,莫不可寒凉直折。在此分歧之下,探之究竟则源于二位医家学术主旨的不同。刘氏“六气化火”、“阳热怫郁”等寒凉思想,主导了其脾胃的认识,并由此诠释了寒凉滋润对于脾胃的积极作用,指出了诸病易化火,火热易生湿,湿过则有伤于脾胃,使之本气自甚,相关疾患丛生的病机原理。同样,赵氏亦是基于其命火思想而立论,发展丰富了脾胃的相关认识。所不同的是赵氏之所以倡导命门理论,是源于其探究人体生命本源的出发,刘氏则是根据《内经》“病机十九条”等病因病机认识,并由此逐步建立自己的理论。所以再次探本寻源,赵

氏治病根本重在扶正,刘氏则偏于祛邪,二者亦可谓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与“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的博弈,分别揭示中医生理与病理主导下对中医理论的发展。

3.3 承前启后之途

二位医家的寒温之辨,不能仅是孤立比较,他们的理论碰撞,有助于回顾中医理论的发展,来认识其中的推动因素。刘氏固然是针对当时医家固守《局方》所发,但更深的是就此而汲取了《内经》关于火热理论的认识,从而得到了进一步的理论创建。相较赵氏更是如此,命门理论亦源自《难经》思想,如“命门者,诸神精之所舍,原气之所系也”(《难经·三十三难》),同时赵氏所处中医发展阶段,正是汇集了寒温争鸣的焦点。自刘河间倡火热之论,人身之火的问题,不断为当世所推崇,其中便以东垣讲阴火、丹溪论相火最为突出,内容虽有寒温治法等不同,但总以论析虚火为害为要,医风逐步指向了人身本源之论,赵氏正在此等前人的基础上,立论命火为人之根本。可见,二者寒温理论的建树,根于前人之经典,同时亦成为后人发展之阶梯^[10]。刘氏无疑促进后世温病学说的发展,至于脾胃理论,亦由此深化了“脾主湿”的认识,帮助了之后脾阴学说的发展。赵氏所阐命火之理,更是至今强调最深,丰富了温补理论,亦推动了后世火神派的发展。

3.4 争鸣亦伴共鸣

学术争鸣之中,不单只有不同,亦常伴随着共鸣,同样能够加深相关理论的认识。刘氏虽力主寒凉,但在方药的使用上,亦不愧为温补大家^[11],颇重温热之品的应用,其论更多是在警醒当时之医,寒凉之药亦颇有良效,治病重在辨证,刘氏温热之用与赵氏本质上并无二致,此从侧面又体现了中医自古重视人之阳气的思想^[12]。再者,赵氏虽强调脾胃之功赖命火为养,但亦指出先天之水火不可偏颇,同样刘氏亦如其对脾胃之喻,

燥湿二气皆不宜过,务要以平为期,可见二者又共同明示了中医“致中和”思想的不变之机^[13]。因此,若争鸣能够使认识多元,共鸣则可供一定之规,如是温寒论辩,或依生理固本求元,或据病理攻毒祛邪,每可以生诸治病之径,但总有法度遵循,如守人身之阳气,如以中和为旨要,不致治病思路泛杂,而无根基过生偏颇。

3.5 寒温启示意义

刘、赵二位医家寒温表达不同,所重亦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又与之所逢患者人群联系紧密。刘氏生年正处宋末金初,河间地区又当主战之场,天灾疫病横行,人多壮年而逝,所处与当年仲景作《伤寒》之状颇有相似,所以刘氏所阐之理亦多合于此。然早逝者必多非常亡,其年又非正气渐衰之岁,故病自然多以邪盛为主,常现实证、热证之候,故刘氏从病理出发,重在祛邪,倡寒凉之理,正与之密切。同理赵氏虽处明末,但并未经战乱天灾等害,故世人更较长寿,病亦以虚多见,自然世之医者,常须固本守元,赵氏所阐之理正逢其时。联系至如今临床实践,并非言盛世宜择温补固元,亦非意味着体壮者重寒,虚者崇热,此虽或有启示,却又均易落入《局方》偏温式的刻板。中医根本必然是以辨证论治为宗,但显见进一步梳理两派思想,构建相应理论体系则尤为必要,寒温融合的促进,必然能够扩展丰富中医理论,便如景岳驳丹溪“阳常有余”之论,并非是简单的零和博弈,而是更加明确所谓相火妄动乃言之病理,而非人体常阳正气有余,补充完善了前人未及之处。

综上所述,通过两位医家的比较,寒温的相关理论不断更新,对于推动中医学进步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无论脾胃乃至其他脏腑均是如此。因此,在如今物质与精神生活日新月异,疾病谱的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尤当总结前人之争鸣,不断孕育新理论的诞生,为中医学的发展发掘不竭的动力。

参考文献

- 钟明珍,陆跃,连建伟,等.寒温统一刍议.中华中医药杂志,2017,3(3):929-931.
- 常淑枫,肖照岑.寒温争鸣与融合的历史与现状.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06,8(4):41-42.
- 李洪涛.论寒凉与温补学派的争鸣.安徽中医学院学报,2000,19(5):3-5.
- 刘完素.刘完素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
- 黄帝内经素问.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
- 难经校释.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
- 赵献可.医贯.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
- 朱丹溪.朱丹溪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
- 李中梓.医宗必读.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
- 王鹏,王振国,刘更生,等.当代中医学流派研究与传承发展.中医杂志,2013,54(10):814-816.
- 冯秋瑜,邓家刚.刘完素火热论在脾胃病中的论治.中华中医药杂志,2015,30(11):3922-3925.

12 孙广仁. 扶阳学派学术思想梳理与研究现状调查及思考.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3, 28(7): 2091-2093.

13 吕爱平, 蔡丹梅. 论中医学中和思维的内涵及特点.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12, 18(2): 120-128.

Comparison of Cold and Warm Differentiation Proposed by Liu Wansu and Zhao Xianke Based on Spleen Stomach Theory

Yang Zhentao, Xu Fengwei, Peng Yingying, Meng Jingyan

(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ianjin 300193,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cornerston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of cold and warm theory has led to many academic debat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 debate between "coldness and coolness" school of thought and "warm invigoration" school of thought, which has lasted for nearly a thousand years, is particularly prominent. There are many contradictions and yet potential resonances between Liu Wansu and Zhao Xiank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two school of thought, especially in the theory of spleen and stomach. This provides a convenient and valuable path for further revealing the academic thoughts of these two schools and excavating the the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refor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reasons, connotations and revelation of the contention by comparing the two physicians' understanding of cold and warm in the spleen and stomach, so as to revea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two schools of thought and even the driving force of the academic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hich may provide some revelation and reference.

Keywords: Cold, warm, spleen and stomach, Liu Wansu, Zhao Xianke

(责任编辑:周哲琦, 责任译审:王 昭)